

爱德华·希思

〔英〕乔治·哈钦森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爱 德 华 · 希 思

〔英〕乔治·哈钦森著

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编译组译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George Hutchinson

EDWARD HEATH

A Personal and Political Biography

Longman Group Limited, London 1970

根据伦敦朗曼出版公司 1970 年版译出

爱 德 华 · 希 思

〔英〕乔治·哈钦森著

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编译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625 字数 126,000

1973年8月第1版 197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2,000

统一书号: 11171·43 定价: 0.66 元

内 部 发 行

译 者 的 话

《爱德华·希思》是一部关于英国现任首相希思的传记，于一九七〇年四月希思任首相的前夕出版。内容基本上按历史顺序叙述希思直至当上保守党领袖为止的经历，着重写他的政治生涯，也包括他的一些私人生活。

作者乔治·哈钦森曾任英国《旁观者》杂志社长，长期负责保守党的宣传工作。作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在书中借各种人物之口大肆吹捧希思。因此，必须用批判的观点来阅读。

在翻译中，除了删去少数与希思本人无关的段落和句子外，基本上没有更动。原书后面有三个附录，我们选译了其中的附录一，其余两个附录（伯克利备忘录、保守党和统一党领导人的选拔程序）因关系不大，从略；现在的附录二、三是我们另外选编的。

由于水平有限，译文中有错误的地方，请批评指正。

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编译组

一九七三年七月

4/24/75

前 言

我在写作本书的研究过程中，得到了许多人的热心帮助，我谨此向他们表示谢意。但是，这本书并不是一部“出自官方”的传记，其成果应由我本人负责。虽然爱德华·希思友好地和坦率地同我合作，使我对他的生平和事业增加了认识，而我也希望增进我对他的了解，但是我不期望他接受我(或者其他人)所阐述的每一个观点。我感谢并且尊重他对我从事这一工作所采取的公正的和合理的态度。

我特别要感谢希思的父亲和继母威廉·乔治·希思先生和夫人，在他们家里我曾受到热情的款待；在政界方面，我要向希思的三位前任保守党领导人阿冯勋爵^①、麦克米伦先生和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表示谢意。我还要致谢的其他人士有：约翰·希思先生、詹姆斯·伯德先生、塞西尔·柯曾先生、罗纳德·惠特尔先生、古德曼勋爵、富尔顿勋爵、格拉斯米厄的莫里斯勋爵、沃尔特·罗斯托先生、弗雷德里克·坦普尔教士、议员罗伊·詹金斯先生、议员休·弗雷泽先生、菲利普·凯泽先生、安东尼·巴伯夫人、G. V. N. 查德陆军上校、詹姆斯·海德先生、彼得·梅斯菲尔德先生、爱德华·丹斯先生、约翰·特里维西克先生、贾尔斯·格思里爵士、伊翁·加尼特-

^① 即艾登。——译者

奥姆先生、黑尔斯勋爵、圣海伦斯勋爵、埃格雷蒙特勋爵、维克托·弗瑟先生、埃里克·罗尔爵士、F.A. 毕晓普先生、赫伯特·安德鲁爵士、彼得·拉姆斯博瑟姆先生、汉弗莱·伯克利先生、议员威廉·怀特洛先生、奥尔丁顿勋爵及夫人、爱德华·登曼先生、西尔马·卡扎勒特-基尔夫人、罗伯特·阿伦先生、马德隆·塞利格曼先生和夫人以及 R.A. 派伊先生。

我感谢威尔逊首相的父亲 J. 赫伯特·威尔逊让我复制他致威廉·乔治·希思先生的一封信；感谢迈克尔·弗雷泽爵士、约翰·麦克雷戈先生和道格拉斯·赫德先生耐心地 and 有益地答复我无数次的询问。几位令人尊敬的朋友——诺曼·柯林斯先生、帕特里克·科斯格雷夫先生和 J.W.M. 汤普森先生——热诚地审阅本书部分校样，并作出了评论和建议，我要向他们表示谢忱。塞西莉亚·古德兰和黛安娜·柯克不辞辛劳地打印文稿，我也应向她们鸣谢。

乔治·哈钦森

一九七〇年四月于伦敦

目 录

前 言	1
第 一 章 在肯特郡的童年时代	1
第 二 章 更广阔的天地	12
第 三 章 从军	32
第 四 章 文官	37
第 五 章 未来的候选人	42
第 六 章 政治上的发迹	52
第 七 章 苏伊士危机中——作为保守党 总督导员	65
第 八 章 “进入欧洲”	73
第 九 章 退出布鲁塞尔谈判	87
第 十 章 动荡的日子	98
第十一章 被选为领袖	110
第十二章 家庭生活	123
第十三章 手腕和作风	141
第十四章 交往	158
附 录 一 英国外交政策中的现实主义 爱德华·希思	166
附 录 二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六日在保守 党年会上的讲话 爱德华·希思	181
附 录 三 希思简历	199

第一章 在肯特郡的童年时代

爱德华·希思在一九六五年夏当上了保守党的领袖，这是战后英国政界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别的不说，仅就几年以前看来，要取得这种成就似乎是不大可能的。当时，他四十九岁，是一八六八年保守党创立以来，所有领袖中最年轻的一个，而且他的出身又很平凡。他既没有权势又没有财产，但却成为卓越地代表着既有权势又有财产的政党的领袖。他就任此职不只是标志着个人一生中的里程碑，而且是保守党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具有深远的影响，其中有些影响已是显而易见了。

爱德华·希思于一九一六年七月九日生于肯特郡的布罗得斯太斯，他的家族原来居住在南英格兰的西端。直到上世纪初，他的祖先还住在德文郡，约翰·希思（生于一七三九年）是该郡的布拉考顿的裁缝，理查德·希思（生于一七六三年）是该郡的科金顿的渔民。下一代的另一个理查德·希思是水上警备队的船夫，他是希思家族中最早从德文郡搬到位于肯特郡的泰内特海岸的拉姆斯格特的人。此后他们在此安家立业，现在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肯特郡的家族，而不再认为自己是一个西部地区的家族了。如同第二个理查德·希思同英格兰西部中断联系一样，他的儿子中断了另一种联系：乔治·希思（生于一八三〇年）作为一个商船船夫，是他家族中许多老船员

中的最后一个。乔治的儿子斯蒂芬·理查德·希思是制酪场场主，在经营失败后，做了搬运夫。他就是爱德华·希思的祖父。

爱德华·希思是在他的父母亲结婚后第三年生的，是长子。他的母亲叫爱迪丝·安娜·潘托尼，父亲叫威廉·乔治·希思，希思出世时他们两人都已二十八岁。威廉·希思先生是一个木匠，在当地一个建筑业主那里做工。他的一生过得并不舒适。希思先生回忆说：“我早年记得我的父亲从事制酪业。那时他是一个很走运的人，可是以后他亏了本，到铁路上去工作。他做行李搬运夫，在车站和旅馆之间来回搬运行李。我记得一辆搬运车有三个搬运夫。”希思的母亲在结婚以前是一个苗条的、漂亮的女子，在一份叫做泰勒的人家当过侍女。

他的父母亲结婚只有一年多一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开始了。第二年春天，就可以听到海峡彼岸的伊普尔的隆隆炮声。一年零两个月后，在爱德华·希思出生的那个夏季的一个星期天夜里，拉姆斯格特遭到德国飞艇的轰炸，不过布罗得斯太斯得以幸免。在空袭的一团混乱中，希思先生为他的妻子着急，但是分娩相当顺利。这个孩子立刻在教区的教堂里接受洗礼，并照他的叔父爱德华的名字命名为爱德华。而理查德则是按他的祖父命名的，乔治是按他的父亲命名的。

一九一六年冬，布罗得斯太斯遭到军舰的炮击，不过希思一家这时已搬到克雷福的内地去了。虽然有许多人为了他们自身的安全离开了布罗得斯太斯，而且当局也劝告大家离开，但是希思一家离开那里却不是出于恐惧。

他们搬家是因为希思先生被派往克雷福的维克斯飞机厂担任战时装配工。他回忆说：“当时正是一九一六年圣诞节前夕。特德^①生下来还不到六个月。这是一个严寒的圣诞节。我们得不到一点煤炭和土豆。”战后他继续在那里工作了五年，到一九二三年他们才回到布罗得斯太斯。在这期间，他们住在克雷福的绿荫大道一百零六号，次子约翰于一九二〇年在那里出生，特德（家里常常这样叫希思的）在那里进入被他父亲称做“一所小铁罐学校的战时学校”读书，这是他上的第一所学校。此时，他经历了一桩可以说是他童年时代第一次非常失望的事。当时他才三、四岁。在一个星期六下午，他们一家到贝克斯利希思街去买东西，他看中了橱窗里的一具好看的玩具火车。他要求作为圣诞节礼物买给他。他的父亲买不起，只好不答应。但是他的父亲为了不让玩具制造商胜过自己，给自己的儿子做了一具玩具机车，有三呎半长，一切都合比例，还在车头装了一只转台。这是希思好几年的心爱玩具，最后还在一次拍卖中得到五先令。

希思一家回到布罗得斯太斯后，又住在圣彼得教区。他们与希思的寡居舅母合住在她那幢座落在阿尔比恩路的房子里。两年后，他们才搬进自己的住宅。圣彼得教区一所免费的英国国教小学的一个退休教师詹姆斯·伯德说：“虽然在四十多年来所教过的许多孩子中很难记得某一个，但是对特德·希思这个小孩的形象我还是历历在目，当时他七岁，自己来报名。他穿得很整洁，非常沉

① 特德和特迪都是希思的名字爱德华的爱称，本译本统一用特德。
——译者

着，他交给我一张克雷福幼稚园的转学证书，证明他的语文和算术的成绩相当良好。”他的父亲说，这所小学的校长泰勒先生发现“他的程度远远超过他那个年龄的班级的其他人，因此决定安排他在几个不同班级上几门不同的课程”。这所小学校和该教区的教堂有关系，希思夫人对那个教堂是相当热心的。希思先生曾这样说：“特德的母亲是一个女信徒。我虽然不能说她每个星期日都到教堂去，但是她肯定是一个女信徒。”她爱好音乐，那可能同这有些关系。虽然她和她的丈夫都不会弹钢琴，但是他们决定要特德学弹钢琴。八岁那年，他从当地音乐教师洛克小姐那里开始学弹钢琴，使他的父母很高兴的是他立刻就爱上了弹钢琴。在学校里他的学业也很好，使他们感到他会得到在拉姆斯格特海滨的查塔姆学校的奖学金。一九二六年他十岁时果然得到了这个奖学金，每年大约有十二英镑。查塔姆学校建立于一九〇九年，是附近地区的一所主要的文法学校^①，并且是一所好学校。在它的全部名额中，领奖学金的小孩只占四分之一。伯德先生回忆说：“测验中有一个主要项目口试，由 H.C. 诺曼校长主持并由另一个学区的小学校长协助。在口试后，我问特德答得怎样，向他提问了些什么问题。他告诉我说，在回答他长大后想做什么工作时，他说‘想做一个建筑师’。”

后来，他们的家搬到爱德华国王大街上他们自己的第一所叫做赫姆敦的住宅里，以后他们在那里住了好多年。希思先生仍旧替当地那个建筑业主工作，当时已经做

^① 英国当时的文法学校，除学习古典文外，还学习现代科学，是一种文科中学性质的学校。——译者

了“场外经理”。工资大概每周五英镑，所以家里几乎没有什么积蓄。他们在假日也不外出游览。希思先生说：“我们没有作过假日旅游。”相反，他们耽在家里并且接纳夏季的游客。不过他们从不认为自己穷，按照当时的标准，他们也不穷。全国有一百多万人失业，而且数目还在上升。一九三〇年末，达到二百五十万人。四分之三的家庭收入每周只有四英镑或不到四英镑，实际上在主要工业部门中，工人的平均工资只有二英镑十先令。在被称为“经济大风暴”的大萧条前夕，希思一家的生活是舒适的，从各方面说，算得上一个很快乐的家庭。两个孩子合住一个房间，他们一直是很亲密的，不过有四年之久各有各的朋友，如同约翰·希思回忆的那样，他们“不常在一道”。约翰也在学弹钢琴，并且还在学拉提琴。他是一个有点爱哭的小孩。特德很灵巧，小心谨慎，态度很随和。他们的母亲对他们两个都很溺爱。爱迪丝·希思十分关心家事，一切都安排得很周到很严格。她仪态文雅而坚毅，为人热忱而果断。家里人称她为“老古板”，她是一个很会发号施令的人。一切都得井井有条，整整齐齐。相反，她的丈夫很随便，很少发脾气，欢喜同孩子们在厨房作飞镖游戏。罗纳德·惠特爾和特德同学时，是特德的一个亲密朋友，他常到特德家里来。他回忆说：“希思夫人拿可口的茶点招待我们，她管束着他们一家人，但是那是一个十分快活的家庭。她是我所见到的最果断的妇女之一。她常常埋怨特德老坐在卧室里读书——他花大量时间读书——而不愿多花点时间做儿童游戏。看到他变得这样，他的父母都感到大为吃惊，他们没想到有

这样一个出色的儿子。”

这个孩子很容易地进入了他的新学校，在那里读了九年，这在当时的查塔姆学校虽不是唯一的，却是很不寻常的。塞西尔·柯曾是资格较老的教师之一，他教历史、经济学和英国宪法。他记得希思进入查塔姆学校时带着他的前校长的“一份关于他的才能和专心攻读的评价优异的报告书”。柯曾先生说：“虽然年青的希思就他那个年龄来说是很有学识的，但他不是什么天才。他总是脚踏实地，适应环境。在查塔姆学校读书的头五年期间，他总是比他同年级的学生平均要年轻两岁。这是一件很突出的事情，因为他能够同他认识的那些比他大两岁的孩子们一样坚持学习下去。学校里的其他任何孩子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是很可怀疑的。”希思在查塔姆学校的第二个学期（一九二七年春季）考试的成绩报告单表明，他在一个拥有三十一个人的年级中名列第十二，该年级学生的平均年龄为十三岁，但他才十岁零八个月。柯曾回忆说：“希思的成绩大部分良好，有时优秀。他不止一次地获得优等。他在年级中的名次，在几个学期之后，从第五名降到第十六名。他的成绩平常，可以说是因为他还不成熟，或者他自己满足于能保持一个中等水平。但是不管理由怎样，在一九二九年秋季，即他十三岁半时，他进入五年级，那个年级的平均年龄是十五岁零九个月。他成为该校的高年级同学，从这时起，他进步得很快。”

希思学习勤奋，但不能说是一个刻苦用功的学生。尽管他爱好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除体育外），然而他对校外的活动更有兴趣，他的兴趣主要是参加圣彼得教堂的

活动。每个星期日他在教堂的合唱队唱歌，在他学会弹钢琴以后，教堂的风琴手艾尔弗雷德·泰瑟姆又教他弹风琴。他是教堂附属的一个青年俱乐部的成员，在夏季的每个星期六下午，他到教区牧师住宅的花园里打网球，有时由当地的普通医师雷文的两个女儿中的一个或两个陪他打。当希思和罗纳德·惠特尔十四岁时，他俩参加肯尼思·珀西瓦尔·史密斯牧师的坚信礼^①读经班。惠特尔回忆说：“我认为史密斯牧师是第一个对希思有很大影响的人。他打开了我们对宗教、对基督教的眼界，从那时起，特德就十分认真地信仰宗教。我以为可能正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宗教意识才使他——不管对还是错——认为他是一个支配命运的人。”希思家在黑色防波堤对面的海滩上有一个帐棚，在夏季周末，希思常到那里游泳。在海港里有许多令人向往的帆船，希思也渴望自己能有一艘帆船。他同惠特尔以及另一个朋友德里克·德罗姆（他的父亲是他们的数学教师）还喜欢在泰内特的小路上骑自行车。他们的生活同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样平凡，或者同样的有代表性。在全国，无数同样出身的孩子们也在从事同样的活动。

在读书期间的一次校内钢琴比赛中，希思获得了贝拉斯哥奖，这个奖尽管在校外不大出名，在查塔姆学校却很受珍视。他演奏了一首巴赫的前奏曲和赋格曲以及莫扎特和萧邦的选曲。评判员是 P.B. 汤布林斯，他是拉姆斯格特圣劳伦斯学院的音乐指导。汤布林斯先生这样记载着：“这是一次很杰出和完美的表演。他的演

^① 基督教的一种仪式。——译者

奏显示了他具有完美的音乐家才能，也拥有充分的技巧。”

柯曾先生说，在这期间，希思在五年级里也表现良好。他说：“五年级只容纳那些准备参加第一次校外会考的学生，校长坚持认为希思年纪太轻，还不成熟，不能参加这种考试。然而，希思切望能让他参加考试，为了此事，他的父亲还同校长通过信。最后总算说服了校长允许他参加考试，不过校长在考试前所作的报告说，允许他参加考试是一个太冒失的举动。然而，使校长和大多数教师都惊奇的是希思顺利地通过了考试，他是这个学校第一个在十四岁就获得普通中学证书的学生。第二年他参加了同样的考试，获得了优等成绩，并免于参加伦敦的大学入学考试。之后，他升入六年级，学习商业、经济学及另一些辅助课程。他很快就掌握了主要科目，对理论和一些实际运用能够清楚理解。一九三二年，他通过了进入伦敦的大学入学资格的考试，免修中级商业课程，第二年又获得免修中级经济学。”

十五岁时他指挥学校的管弦乐队，并且主持过镇上的一个合唱团，这个合唱团参加当地的各种节日的演出比赛。

他在校读书时唯一没有引起他很大兴趣的是体育。他在运动上是不行的。事实上，他在运动场上唯一有记载的成就是在一次板球比赛中给头十一个人做记分员，这是特地为那些做球员不中用但在其他方面却表现得还不错的孩子们保留的一种荣誉。希思是辩论会的秘书，他负责图书室，他还是级长和宿舍的舍长。

希思也在校外的成年人(往往是家境更好的人)中交结朋友,扩大他的社会知识面。他的父亲对我说,“特德常常欢喜同年纪比他大的人交往”。其中一个人是伦敦艺术品拍卖商行的亚历克·马丁先生(现在是马丁爵士),希思骑自行车到金斯格特去看他。另外还有伦敦律师罗亚尔顿·基希夫妇,他们在布罗得斯太斯有一所房子。那时基希律师事务所的一个年青律师,后来成为基希的合伙人的阿诺德·古德曼(现在是古德曼勋爵),在回忆希思当时的情况时对我说:“罗亚尔顿·基希是一个出色的玫瑰花栽植者,他当了全国玫瑰花协会的主席。他在布罗得斯太斯栽植玫瑰花,在那里遇到了希思一家。特德时常被请到基希家里去喝茶,我在基希家里第一次碰见他。那时他大约十七、八岁,还没有进大学,我记得他是一个很灵活的青年人。他给我的印象不是一个学识高深的人,而是一个智力敏捷的人(我认为他可能比许多人从大学里学到了更多的东西)。那时我把他看做是一个求知心切的人,正在探寻经验、人情世故和知识的泉源。我觉得他大概正在他自身世界之外,而且往往是在年纪较大的人那里探寻这些泉源。他是很真诚的。他根本不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青年。他是一个聪明而不平凡的孩子,基希把他看成是一个被保护人,基希和他的妻子都很钟爱他。基希把他当作一个具有高贵品质的孩子——我敢说,基希很有眼光。”

这时希思的父亲已在建筑业中自立门户,在他的老商行主人死后,他买下了那个商行。一九三〇年他以自己的名义开始营业,此后他一直当老板。在政治上,虽然

他从未跟任何一个党派有过密切的关系，但他同他的从老制酪场主转为搬运夫的父亲不同。他说：“我的父亲是一个坚定的保守党人，非常坚定，是一个反对自由贸易以及诸如此类事情的人。在我年青的时候我却更倾向于做一个自由党人。”希思家订了一份报纸：自由党的《新闻纪事报》。只有一次，希思先生直接地冒险或者蹑手蹑脚地参与了当地政治活动。这是在三十年代中叶，当时他接受“六个富绅——其中一个王室法律顾问特雷弗·沃逊”的劝说，去竞选布罗得斯太斯市议会的议员。“特德在大街上的波希米亚音乐厅为我竞选。但当我落选时却没有一个人比我更高兴。原因只是我实在无暇及此”。不管特德在波希米亚音乐厅的演说讲些什么（他自己和别人都记不起了），这个孩子那时确实没有参加任何政党。不过，根据他父亲的判断和回忆，他归向于哪个党派已经决定了：“就我所知，他始终是一个保守党人。当他在查塔姆学校读书时，似乎就开始是一个真诚的保守党人了。”

据他的校长说，希思对公共事务的兴趣既广泛又内行。他的论坛是校里的辩论会，他口才流利，又有说服力，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作为辩论会的秘书，他总是选择时事问题作为题目。在一九三三年，当牛津大学俱乐部^①通过邱吉尔称之为非常可耻的决议，即“本院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为它的国王和国家而战斗”时，查塔姆学校也辩论了同一动议，但结果却相反。希思领导了反对的一方，那时他才十七岁。麦克唐纳-鲍德温联合执政（以拉姆齐·麦克唐纳为国民政府的首相）

① 一译“牛津大学联合会”，是一种辩论会组织。——译者